

## 粒子诗抄（续六）

李华钟<sup>1</sup> 冼鼎昌<sup>2</sup> 编

（1 广州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2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39）

### 杭州会议

殷鹏程

中秋国庆喜相逢，浓妆西子添秀容。  
学府聚会谈粒子，高楼谈笑议新功。  
老将益壮多贡献，新秀奋发攀高峰。  
平湖泛舟探明月，难见嫦娥羞掩容。

1982年10月

注：殷鹏程是同济大学教授。

### 访乐山大佛

胡宁

大佛扶膝望浮尘，无言枯坐古犹今。  
苦思千载似难悟，细看群峰若未真。  
元气磅礴化小粒，心旗飘动记前因。  
绵城胜事长相忆，更过巫山下彩云。

1982年9月

注：此诗是胡公在杭州粒子理论会议作总结报告时所出示。

### 杭州游湖

李华钟

十载重临夜泛舟，岸灯远渐近堤幽。  
三潭月暗空寻印，九曲桥乱小瀛洲。  
人满画亭烟火里，玉宇琼阁墨云秋。  
凭栏冷眼波光掠，旧梦西湖去不留。

1982年

### 诗三首

葛墨林

轻风细雨夜难眠，孤灯苦读玉泉边。  
湖光什色皆无味，幻谒如来与斯坦。

1983年

### 无题

春日煦煦西湖畔，烟柳垂杨断桥边。  
白衣娇客何处去，空留小墓<sup>①</sup>叹沧田。

### 过西安

秦都月夜伴残冬，徘徊站台喧闹中。  
此去江南少故旧，躲进小楼伴书丛。

注：葛墨林，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室教授。

<sup>①</sup>指苏小小墓。

### 读报无题

李华钟

寂寂儒林密密苗，五山灵气动重霄。  
勤祈仙露施凡俗，懒惯笙歌破漠寥。  
百劫衰颜遮破帽，九儒邻丐事非遥。  
文人每易怀身世，未识灵丹堪驻韶。

1982年

注：人民日报载，广州石牌五山大学区供应缺乏，引起政府关注。

### 赠桂友同志

李华钟

南岭毓灵秀士多，少年跃马渡延河。  
蓝衣朱粉英豪笔，青叶黄沙战士歌。  
卅载心浇血沃土，十年身负劫多磨。

红心无恨中天月，剩却清辉耀扶疏。

1982年

注：曾桂友同志任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工作三十年后离休，文革期间倍受迫害。

### 附：曾桂友同志答诗

休戚与共情谊多，无力并肩奈年何。  
我本凡辈愧庸碌，但祝君曹奏凯歌。  
折磨应是前生定，知命常能渐解和。  
丹心自许比日月，只惜绵薄呼荷荷。

### 伤旧

李华钟

英雄岂易伤愁感，无奈凡夫涕泪多。  
昔日成篇真慷慨，一时才气尽消磨。  
摧心世历同今古，挥泪重临事已过。  
灯下坊桥唯寂寞，萧萧芦荻少时歌。

1982年

注：母逝五年，忆少年时日寇侵港，举家一迁再迁，母亲常吟唐刘禹锡诗句：“……今逢四海为家日，古垒萧萧芦荻秋。”

### 夜行

李华钟

夜行寂寞路不平，径狭苔深脚步轻。  
树密影浓一片黑，星疏光淡两苍溟。  
街灯照路明犹灭，洼水映人浊似清。  
步履声声如问影，相随何事偏多情。

1982年

注：居室无宁，夜行于外。诗成寄呈胡公。

### 答李步韵

胡宁

胸中郁气与云平，柳色荡摇繁火轻。  
万念难泯燕北顾，半生空守岭南溟。  
茫然旧步入苍莽，着意窗灯照寂清。  
应学王维知淡泊，水穷坐看亦倾情。

注：胡宁教授读李华钟“夜行”诗后，步原韵赠诗。

### 答胡公步韵

李华钟

胸中灵气郁不平，一吐停云百叹轻。  
万念成尘北客顾，半生应学老僧瞋。  
沉沉独步知荆莽，寂寂孤灯照慧清<sup>①</sup>。  
一去挂冠明淡薄，天涯何处可倾情。

1985年

注：胡公即胡宁教授。

①龚定庵诗：“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

### 答汤明燧

李华钟

汤兄诗品擅雕工，拙笔无才未敢同。  
我好标新君好史，敢辞诘曲笑画虫<sup>①</sup>。

1977年

注：汤明燧时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治明经济史，后移居加拿大。

①李华钟曾有诗云：“费曼图形似画虫”。费曼为近代理论物理大师，所引入的理论计算图解法已经成为计算粒子物理过程的经典方法。

### 赠黄天骥

李华钟

春夜伤心坐荧屏<sup>①</sup>，时人世事入图帧。  
新潮雅士侃开放，老去匹夫付寂清。  
偶有读诗常戴泪，不时觅句总因情。  
只缘未了情损性<sup>②</sup>，百事毋论<sup>③</sup>意可平。

1984年

注：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专古典文学、戏曲。黄天骥教授答诗附后。

①龚自珍：“春夜伤心坐画屏”。②黄节：“损性却缘情未了”。③龚自珍：“中年百事畏重论”。

### 附：寄李兄步韵

黄天骥

一夜春风入画屏，诗书漫卷吁流莺。  
轻云欲褪花知暖，淑气初回月有情。  
对景举杯休气索，烹茶更盏话时清。  
劝君莫拍惺亭柱，读罢离骚意渐平。

[背景说明]在1980年广州粒子会议后不久,开始了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出国交流的首次高潮.在那个会议上最活跃的物理学家群,当时已经年届四十,他们之中许多人还是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国门,大部分人到美国,少部分人到英国和欧洲的大学或研究所进行研究访问.不久,出国潮扩及青年学生,物理系大学毕业生及研究生打头,出国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而且很快就从物理发展到其他理科以及工科、文科、艺术等各个领域.这情景使人想起一百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出国大潮.那次大潮是晚清的一件大事.按现时的说法,当年出国是“公派”的——由政府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幼童到美国学习(洋务运动中的人才出国培养以幼童派出始,时为1872年).但是那次出国潮与这一次的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规模或是在培养人才上.那次公派出国虽然开始时轰轰烈烈,但最后落了一个朝廷害怕留学生在外国受到的影响会不利于政府而把他们召回的下场,在“公派”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有点不克有终.尽管从成材的名单来看只数得出有数几位,不过那一次的开风气之先却是历史性的,它反映了我们这个困难的大国在历史进程中求变的努力.一百年后的这一次在性质上是一百年前的那一次的血缘延续,只不过这一次远比头一次来得清醒和主动罢了.有人抱怨大潮把人才冲往国外,其实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不能避免的.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就曾经抱怨过人才外流(brain drain),几十年来抱怨归抱怨,欧洲的人才照样往美国流,一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当然感觉不到,现在国门一打开,问题就凸现了出来,应当说这是中国走在当前发展道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吧.总之,这代价反映在中

国粒子物理学者这个集体中,就是有两年多开不成全国的会议.

1982年深秋,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粒子理论会议,如果说黄山会议是第一次,广州会议是第二次,这次便是第三次的全国粒子理论会议了.当时汪容从北京的高能物理研究所调到浙大任教授,李文铸出任浙大的副校长,由他们筹备,这个在桂子飘香时节的西子湖畔举行的会议开得十分成功.大会由朱洪元与胡宁两位先生分别作开场和总结报告,会上不但有国内同行的工作进展报告,还有从国外访问回来的人对国外发展作综述性的报道.会议进行得生动活泼,胡宁在作会议总结时甚至用透明片打出一首他关于乐山大佛的七律,还引申作了一些关于元气、微粒的议论.中国古代的的元气论作为物质的连续形态的观点是文革末期何祚庥从文献中找出来的,他还写了文章讨论它与现代基本粒子的量子场论的关系.杭州会议上的人一看便知,但不是这行的读者读了会不知所云.胡先生一方面认为何祚庥的考证在哲学上有意思,但是他不同意何祚庥关于场是比粒子更为基本的概念的说法,在诗里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用中国的传统律诗来进行科学上的学术讨论,胡先生真可以说是够风流儒雅的了.他的七律收在这里.与会者颇有诗作,可惜当时没有注意收集,目前在手头只有录在这里的几首.

这里收录的在杭州会议前后李华钟与一些文科教授或学校老干部的几首唱酬之作,不能只以通常唱酬之作视之,因为它们反映了唱酬之外的至少两点,一是理科与文史科的学者在中国传统诗词上的爱好的共通,二是这轮出国大潮不止波及理科,而且文史科也在内.

.....

## · 物理新闻与动态 ·

### 超高密度的冰

英国伦敦工学院和英国 Innsbruck 大学 John Finney 教授与他的同事们制作出了一种超高密度的非晶态冰,简称为 VHDA(very high density amorphous)冰,它的密度在标准状态下为  $1.25\text{g/cm}^3$ .众所周知,在标准状态下,普通冰的密度为  $0.92\text{g/cm}^3$ ,而水的密度为  $1.0\text{g/cm}^3$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VHDA 冰将会沉入水中,而不是漂浮在水面上.

大多数物质固态的密度都要比它们处在液态时的密度要高,但只有水是例外.而正是水的这个性质对地球上的气象、化学以及生物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为了解为什么水会有这种反常的性质,物理学家们花费了很多时间,用了各种方法

去探讨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已经确认,冰存在着13种不同的晶态结构.但非晶态冰的情况有点不同,它在冻结时并没有规则的点阵排列,因此目前只发现有5种不同类型的非晶态冰,而最后发现的这种 VHDA 冰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在压强为 14 kbar 和温度为 77 K 时,仍然保持着它们的结构.

John Finney 教授及其同事们利用中子衍射的方法研究了 VHDA 冰的结构,他们认为这是水分子的另一结构状态,这可能有助于揭开水在结冰时的反常性的秘密.当然他们的工作也提醒大家,水存在着两种结构而不是单一的结构,甚至于有可能存在着多种结构有待我们去发掘.

(云中客摘自 Phys. Rev. Lett., 11 November 2002)